

青春上善好活法

这群00后，要接“黄梅薪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磊 王海涵 通讯员 汪傲 张启

从学生成长为演员，她记不清全身上下受过多少次伤；从无人知晓的角落到舞台中央，她费尽心思寻找着传统与潮流的交汇点……

在安徽安庆这座“有戏”的城市里，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在台下戏迷和观众的期待中，有一群青年学子和青年演员正奋力前行，努力接捧前辈艺人用尽一生传递的那簇黄梅薪火。

青春期的孤独反而让他与戏中人灵魂对话

程旭报考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时刚满16岁。

“我喜欢听戏，很多戏词都十分触动我，戏中人物好像和我的灵魂对话。”2017年，哪怕父亲当面撕了他的戏校录取通知书，他还是一心思想成为有的人口中的“戏花子”。

彼时，因父母做生意常不在家，青春期的孤独使程旭对黄梅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听戏排解情绪之余，他发现听戏的人越来越少，学戏在有的人眼里更是件“丢人现眼”的事。“以后黄梅戏怎么办？我要为黄梅戏做点贡献。”于是他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

压腿、伸腰、扩胸、勾脚……数十个基本功动作，每天重复练习上百遍。基本功老师李敬何告诉他：“肢体需要刺激，疼痛才能记忆。”程旭记住了这句话，此后别人叫苦叫疼时，他不再埋怨一句。正是在这样严厉的教学环境下，程旭的基本功突飞猛进。

然而17岁那年，一次严重的韧带拉伤差点中断了他的学戏之路。“很煎熬，每天只能看着师兄训练，自己却连走路都困难。我开始怀疑到底值不值得。”程旭直言。

那段时间，将程旭拉出阴霾的仍是李敬何，“学戏没有不受伤的，台前的光鲜都是台下的伤痕换来的”。

“程旭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看到他就像看到十来岁时学戏的自己。”李敬何说，很多学生学戏吃不了苦半途而废，我希望程旭能坚持下去。

“清晨6点多练早功，晚上常常练到10点多。”就这样，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奋学习，2020年，程旭和6名同伴凭借优异的成绩和扎实的戏曲基本功考入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艺术学院。

进入大学的他们在坚持锻炼基本功的同时，开始注重塑造戏中人物的能力。刚进大学的程旭觉得很理解剧情，以致

无法调动情绪。“好在刘国平、郭宵珍这些专业演员每次上课都会亲自示范，他们要求很严格，举手抬足的高度都要丝毫不差。”

大三下学期，程旭被选中参演全国首部青春版《女驸马》。为了呈现最佳的舞台效果，他和同学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从最初坐排开始，学习念白，苦练唱腔，背台词，抠动作……一周3次，每次3节课，一遍遍纠错，一遍遍强调情感运用和舞台调度，他们完全按照专业剧团的标准来排练。

半年多的紧张排练换来了两个半小时的精彩演出，7年的学戏之路总算有了阶段性成果。今年国庆期间，青春版《女驸马》公演结束，程旭在谢幕后泪流满面。他对7年前的自己说了声：“我做到了。”

“小红楼”有个“奶奶功房”

和同龄人程旭不一样，青春版《女驸马》的主演徐越中学学的是学前教育，2020年通过对口高考考入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艺术学院，是典型的“半路出家”。

“感觉差距很大，很累，也时常灰心。”就在她多次对学戏的前途感到迷茫时，朱奶奶出现了。

79岁的朱学清是安庆戏曲界经验最丰富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之一。从梨园转行入杏坛后，她教了40多年黄梅戏，培养了几代黄梅戏著名演员。韩再芬、刘国平这些国家一级演员也曾向她请教过。徐越是她近年来见过的最有灵气、最刻苦的学生。“学戏先学做人，我最看重德行，品行不端的人演戏眼神都不对。”朱学清第一眼就看中了徐越善良的品性和勤奋好学。

安庆师范大学菱湖校区有一栋被师生称为“小红楼”的红色建筑，那是黄梅戏艺术学院的教学楼，学生路过时，常常能听见婉转的戏腔飘出。“小红楼”的208教室是朱学清教身段和剧目的地方，它被徐越起了个外号叫“奶奶功房”。

平日里，“奶奶功房”总是“小红楼”第一个亮灯的教室，清晨天刚蒙蒙亮，学生就会早早到此练功。朱学清总是步行来此上课，每当上她的课，学生至少会提前半小时来拉伸身体。“来晚了奶奶要骂人嘞。”在朱学清的指导下，徐越的专业水平快速提升。头发花白，仪表端庄。光外表，就能看出朱学清表演艺术家的精气神。可谁能想到，平时她还是一个爱追剧、会玩手机、陪学生们嬉笑打闹的时髦老太太。

黄梅戏艺术学院不仅帮徐越这些热爱黄梅戏的学生找到了良师，还提供授课、参赛和演出等大量实践机会。从大一起，徐越就被学院推荐到安庆师范大学团委，给学校公共艺术教育俱乐部上黄梅戏公开课。“每周一次，一次两节课，持续了3年。讲课既能锻炼我们的基本功，又让更多其他专业的同学了解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在青春版《女驸马》排练中，饰演主角冯素珍对徐越是个挑战，后半场时，花旦女扮男装演官生角色的难度很高。徐越在排练中遇到了很多难题：如何用女生的身段演出传统的官范儿？怎么调整不同行当的精气神？怎么把唱腔提上去？

“很迷茫，很崩溃，曾多次想过换角，老师们始终耐心指导和同学的安慰才让我坚持下去。”徐越记不清自己受了幾次伤，也记不清崩溃了几次，每次都是擦干眼泪，接着练。

11月25日，首届全国职业院校黄梅戏专业“明日之星”嘉年华决赛将在合肥举行。原以为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的徐越被学院推荐参赛，11月7日通过初赛，她又进入到每天从基本功练起，不断打磨身段、唱腔的紧张备演的状态中。这次她将饰演《谢瑶环》的主角。

“这部戏是朱奶奶从京剧改编成黄梅戏的，她抽出了很多休息时间来指导我。”徐越说。

“人人都能当主角”不只是说说而已，它是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院长，同时也是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艺术学院院长韩再芬提出的一个青年演员培养计划。“每个演员都有一个站在舞台中间当主角的梦，所有人都有机会。”韩再芬说。

程旭和徐越怀揣着做主角的梦想初进剧院，原以为一来就能直接学戏，没想到一个干起了服务生，一个搬起了道具。“这是剧院的规矩，哪怕是国家一级演员，刚来剧团也得先干3个月杂活。”负责剧院人才培养的国家一级演员李萍说，这么做的目的是锻炼年轻演员吃苦耐劳的精神。

“打杂后还得跑龙套，从没有词的丫鬟侍卫到一两句词的小角色，这还得是表现好的才能获得的机会。”程旭表示，虽然目前上台的机会不多，但是每天能够旁听优秀演员们的排练和演出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想要成为再芬剧院的演员不是一件容易事，实习期过后还需考核。”回忆起剧团招收的第一届青年演员王懿佳的故事，李萍说，“王懿佳是个高个子、有灵气的女生，基本功很扎实，由于嗓音不适合唱旦角，韩院长就让她改唱小生，这在戏曲中并不常见，对青年演员来说更是极大挑战。”

李萍说，剧院有着严苛的考核传统，“转正考核王懿佳整整考了13次，每个月一次，考了一年多。剧院的老师没有打一分感情分”。

再芬剧院有一个专注培养青年黄梅戏演员的青年剧团。2011年，在韩再芬的组织下，剧院吸收了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艺术学

院当年的优秀毕业生，就此组成再芬青年团。在青年团里，老辈艺术家们负责教，年轻演员们每人都有尝试扮演主角的机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壮大，团里汇集了以新时代“黄梅之星”汪晨晨、安庆市“青年英才”王泽熙、曾参与录制中央电视台元宵戏曲晚会的马腾等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黄梅戏精英。

从小喜欢黄梅戏的汪晨晨，尝试过多种角色行当，15岁开始接受黄梅戏的专业系统训练，2016年从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艺术学院毕业后进入再芬剧院，2022年获得第五届中国（黄河流域）戏剧红梅大赛二等奖。

她和身边00后演员一样，业余时间喜欢听流行歌、追剧、看新闻。她被国内外说唱作品热烈、自由的韵律所吸引，也欣赏说唱和传统戏曲风格的强烈反差感。“戏曲是综合性艺术，年轻人多了解影视、音乐、美术、国风等知识，能提升审美认知，反哺戏曲表演。”工作近5年的她观察到，00后更关注传统艺术的守正创新，更在乎演出的戏剧“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她捕捉说唱歌曲快节奏的韵律，和戏曲中节奏类似的二行、三行唱腔融合；传统戏曲艺术讲究“三打七唱”表演形式，她将其中的打锣鼓改成特效音乐，或是融入架子鼓等摇滚元素；传统戏曲的情绪表达大多是固定、程式化的，她在表演中增加喜悦而泣、欲哭无泪、苦笑等多元、复杂的情绪。除了戏剧形式和内容创新，汪晨晨和剧团同事在网络上注册账号，引入直播形式，发布短视频宣传黄梅戏。

如今，不管是正忙于实习的程旭，紧张备赛的徐越，还是参加演出的汪晨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守正创新的作用。“作为年轻人，要学习不同角色身上的品质，学习故事传达的精神，学习前辈对艺术的热爱，用一生去体会传统艺术，做出有思想、有品格的艺术作品。”今年当选团十九大代表的汪晨晨说。

□ 蒋肖斌

让女孩们相信，我本就是高山

根据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我本是高山》近日开启点映。“榜样电影”的难处在于让普通观众走进影院，何况张桂梅是一位频频被新闻媒体报道、已经家喻户晓的人物，更何况，她依然守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岗位上。

看完点映后，我觉得可以问这个问题：故事的前因后果我们都已知晓，故事的主人公还能亲自讲述，我们为什么还要走进影院？

该片的时间线是丽江华坪女高的初创时期，主要人物是张桂梅和她招来的第一批学生。办学的种种不易、女孩面临的重重困境，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地推进。但云南的重重大山和女孩对上学的渴望，在文字上和银幕上，所带来的冲击力是不同的。当片中的山月被迫辍学嫁人，张桂梅与老师去家访时，看到她在房梁上留下的一行字“我本是高山”之前积累的情绪在这一刻便不再受控。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电影的片名来自这段广为流传的丽江华坪女高誓言，在片中的第一次出现，却是在一个被迫辍学乃至这样的悲剧让教师对张桂梅说的自己不仅是“教书”更是“救人”，有了最直观、最惨烈的认识。

同样一句话，放在丽江华坪女高和某所大城市的超级中学，就拥有完全不同的意味。影片的后半段“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肩膀，就视卑微的懦夫”，曾有舆论批评这是“精英主义”，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真的到这儿女高去看看，或者就看看这部电影，就明白，读书，考出去，对这些女孩来说与“精英”无关，张桂梅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她们成为“人上人”，而是能做一个能选择自己命运的人。

“我本是高山”的价值还在于，张桂梅让女孩们相信，自己“生来就是高山”，而不是被怜悯、被救助，受到重重“恩惠”，才拥有受教育者的权利。背负着道德重担的人难以走进，坦坦荡荡走出去的人，反而会更加坦坦荡荡地回报社会。主创团队在2020年赴丽江华坪女高采风，采访了张桂梅本人、学校的老师和毕业生们。导演杨瑾发现，不少学生选了教师、医生等职业，还有人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女高当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女生们都由云南当地的素人出演，身份天性地大于角色扮演。主创团队从昆明的一些农村学生中遴选，选了一个月，培训了两个月，才有了银屏上的山月与山英、玖朵云与唐小萍，一共100多个“女高学生”。

片中的张桂梅有“严苛”的一面，反映在学校老师身上，是被“压榨”假期与个人生活；县教育局的梁局长，则解决了女高的不少现实难处。后来，这位梁局长的原型看了电影后表示，电影还是拍“保守”了，现实中的张校长“更严”。

在生活中，张桂梅也有不为人知的有趣的一面。“教学楼有一扇窗子没装铁栅栏，张桂梅吃很少，会把自己的一些剩菜剩饭，固定从这个窗口倒出去，养活学校外面的小动物。其中有一只流浪狗，每天在校园里晃悠……”杨瑾说。这一幕在片中没被艺术演绎成了一只大鹅。

片中有一段登山的情节，是很多观众的泪点。现实中的张桂梅也带着学生们登山，强健体魄，振奋精神，也让“闯出去”有了直接的观感。山那边不一定是美好的，但如果不去闯，就无从知道，更无从选择。

《我本是高山》的英文名是“Beyond the Clouds”，本是高山的女孩们，未来可以超越云端。主创团队去丽江华坪女高时，高速尚未通车，从丽江市区到那儿要花五六个小时；影片上映时，这段路程已经缩短至两个多小时。十几年来，2000多个孩子沿着这条路，闯出来。

张桂梅也看了这部电影。她和观众一起在短暂的131分钟中，回顾了一段关于女孩改变命运的故事。现实中，张桂梅和女孩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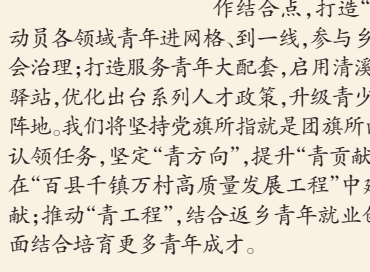


《我本是高山》海报

一微心愿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团委坚持引领青年、组织青年、服务青年多措并举，打造青年学习大平台，以“青年大学习”必修课为基础，借力党校平台，推出包括青年人才论坛、红色革命现场教学、老干讲党课等“特色课”，推动青年结合更深更实；打造青年参与高质量发展大格局，找准重点、工作结合点，打造“1+N”品牌，动员各领域青年进网格、到一线，参与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打造服务青年大配套，启用清溪镇青年人才驿站，优化出台系列人才政策，升级青少年综合工作阵地。我们将坚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主动认领任务，坚定“青方向”，提升“青贡献”，动员青年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建新功、作贡献；推动“青工程”，结合返乡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点面结合培育更多青年成才。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团委书记 朱俊兴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委书记 温斯祺

团黑龙江省委始终坚持“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强化服务意识，着力提高团组织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升青年的责任感、参与感、打通服务青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九街一镇“青年之家”实体阵地全覆盖，打造以团组织为主导、社会资源共建、志愿者参与的青年阵地；积极开展环境保护、社会治理、智慧助老、青少年权益保护等各类活动，同时依托“青”心云志愿平台，持续完善志愿服务队伍“1+N”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团组织服务质量与实效。2023年是平房区建区70周年，哈经开区获批30周年，团平房区委将以更高的站位、更强的担当、更实的举措，切实履行好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使命，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平房区（哈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中展现新时代青年担当。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委书记 温斯祺

家长粉丝已经在期待下一届学青会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瑞璇 记者 谢洋林 洁

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学青会”）已经落下帷幕。与很多赛事不同，这场青春相约的盛会，不少观众是参赛选手的父母。他们自称是孩子的“粉丝”，在孩子的体育道路上，一路陪伴。

这一代父母中，不少是80后，坐在赛场边鼓掌、加油的他们如何看待体育与学业、如何看待孩子走上竞技体育的职业道路？学青会期间，记者采访了部分专业教练和家长，家长粉丝的群像逐渐清晰起来。

“近年来，寒假来北海进行冬训的青少年队伍越来越多，组团陪同的家长也越来越多了。”北海市足球协会副主席李永智介绍，以前，基本上是教练带队，没有家长。现在，反而是很多家长出费用，请教练在寒暑假组队带着孩子进行集训，或是外出参加各种比赛。这些非官方的活动，家长乐此不疲。

在和家长的交流中，李永智发现，绝大部分家长热衷给孩子进行体育培训的出发点很纯粹，并不是想走职业化的道路，而是为了让孩子加强锻炼，或是获得更多的集体生活机会。

李永智的说法在家长赵宇这里得到印证。赵宇的女儿是学青会重庆代表团的羽毛球运动员赵心语，目前在重庆七中读高二。

赵宇说，“学习差才学体育”的观念早已转变，体育锻炼跟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孩子在学之余兼顾校队训练，确实挺辛苦的。但是，女儿通过专业训练，有效释放了学习压力，反而促进了学业，变得更自信、乐观、开朗。

克服学习上的困难。作为曾经的运动员，张宇觉得，“体育给了我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从头再来的勇气”。

来自广州市第五中学高二的陈三畏，在2020年就拿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他站在队友旁显得有点小骄傲，但在赛场上爆发力，却让观众对这个“小个子”刮目相看。其父亲陈剑豪表示，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踢球，请当地的教练训练，找各种民间比赛踢，去一些地方找当地球队切磋。

“我们和孩子都很开心，锻炼身体的目的达到了。”陈剑豪说，孩子作为广东代表团的一员，更享受受体育精神带来的愉悦。而自己来北海观赛，还去看了帆船比赛，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看到这么多家长到现场支持孩子，学青会校园组（中学）男子足球项目广东队主教练张瑞瑞希望孩子们都能有上场的机会。他说，每个队员都很优秀，不少人早就拿到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了，有时他也会纠结让谁打首发。让他欣慰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上场，孩子们都全力以赴。而家长的心态也有了转变，更多是让孩子享受比赛、享受运动，最终又回归到体育精神上来。

如今，随着各地体教融合的发展，“文体两不误，文体两开花”在很多00后运动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年轻选手在体育项目上显露出无限的潜力，在学习上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体教融合主要突破什么问题？肖朝云认为，让一些优秀的专业教练，到普通中学来，让学生接受专业教练的指导。体育老师则可以在学生思想工作、心理护航和队伍管理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目前，很多学校只有“教”的体育老师，而缺乏“体”方面的专业教练。如今，退役的奥运冠军到高校当老师已经不是个案，这无论在大学还是中学，都能形成非常好的辐射作用。

（实习生郑全对此文亦有贡献）



11月13日，广西北海，学青会校园组（中学）男子足球项目广东队主教练张瑞瑞希望孩子们都能有上场的机会。图中为家长和教练合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鑫/摄